

诗

一 篮 花

—

倘若我的爱人送我一篮芬芳的花，
那末，我将怎样呢？
自然，我将微笑地握着它，
象我握着她柔荑似的两手一样；
我又要甜蜜地吻着它，
象我吻着她薄呈红晕的双颊一样；
最后，我还得郑重地向她说：
“亲爱的！但是我应该怎样的报答你呢？
哦！有了！
我情愿把我珍珠一般的泪都送给你，
我情愿把我胭脂一般的血都赠与你，
我情愿把我灵透的心窍，装满着爱情，挖出来给你。”

二

倘若一个美丽的小孩子把一篮鲜艳的花送给我，

一 篮 花

那末，我又将怎样呢？
或者我将很婉转地谢绝他，
我将很惭愧地在他面前跪着；
而且极悲哀地对他说：
“可爱的孩子！
天真烂漫的孩子！
人们都是有罪恶的，
我也是有罪恶的人。
我生命上到底划过齷齪的痕迹，
那里配接受你的花？
可爱的孩子！
未曾受过罪恶诱惑的孩子！
冰雪般白的茉莉花，那里比得上你纯洁？
海水般蓝的紫兰花，那里比得上你清白？
斜阳般红的玫瑰花，那里比得上你美丽？
惟有你才得毫无愧色的握着它！
惟有你才得从容不迫的吻着它！
但是，可爱的孩子，
你岂肯把给人的收回去，
我又岂可不近人情的推辞？
请你把你眼里露珠般的泪，点滴在花上；
请你把你颊上胭脂般的生命，映在花上；
更请你把你那纯洁，清白，美丽装饰在花上，
使我得了花也得了你——
得了天真烂漫的孩子气，
把你送我的鲜花倒出来，铺在齷齪人类的道路
上。”

一九二一，八，六。

我的母亲

—

娘呀！算来你养育我三年，
到如今却还不认识娘面！
倘若临终时我能多看娘几面，
或不至于这样快的就忘记你！
可怜你那亲爱的婴儿，
无知无识，无挂无牵，
不是坐在摇篮里，
就是睡在娘怀里，
那里晓得眼前有母时怎样的喜欢？
更怎知道将来没有娘时怎样的心酸？

二

我问三姊：“母亲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她说：“母亲的容貌举止很象我。”
我用同样的话问父亲，
可怜父亲未语泪如麻。
我问小弟，他更不知道，
抿着嘴一味向我嘻笑；

一 篮 花

我问二姊，——和我不是同母生的——
她不说什么，只板着脸看着我，
也不知道是热骂呢，还是冷嘲？

三

我用同样的话问二哥，
二哥说：
“我们母亲很富于情感，
她是属于神经质的人。
她脑海中怀着浪漫的思想，
更抱着诗人的天才和灵魂。
她歌哭无常，
哀乐不定。
她热烈的神秘的眼泪，
常带着极深密的同情。
她曙光一般的微笑，
能安慰人类的忧心。”

四

我又用同样的话问伯母，
她说：
“唉！可怜的孤独无母的人呀！
我一见你，就会想起你母亲，
一想起她，就不知不觉的使我伤心，
更何忍把她生平的事，详说给你听？
她在这世界上似乎无所留恋，

她情愿微笑地离这世界而去。
幸而命运果然叫她这样做，
不然，就是活着有什么生趣？
你父亲呢，不爱她，
横竖死了她可再娶！
你的大姊不是她生的，
你的母亲受了不少的欺侮！
你的二姊也不是她生的，
不消说，凶如虎，
又谁敢撻她的怒？
你呢，那时候才牙牙学语，
又怎知道你母亲的痛苦？”

五

我自从听了二哥和伯母的话，
才晓得她的个性，境遇和天才。
以后我虽然依旧不认识母亲的面，
但是我脑海中忽然有她涌现出来！
好象信上帝的人虽不曾见过上帝，
但他们心中到底有一个上帝存在！
我觉得我心中的母亲曾尝遍酸辛，
我又觉得她曾历尽了人间的悲哀。
我觉得我心中的母亲是美丽的，
比一切都美丽！
我觉得我心中的母亲是圣洁的，
比一切都圣洁！

六

我也曾祈祷过我心中的母亲，
象别人祈祷上帝一样。

我说：

“ 母亲！我情愿你时常拥抱我，
象你生前一样；

母亲！我情愿你时常吻着我，
象活着时一样。

把你温和的微笑映入我的诗里，母亲！

使我的诗能安慰全人类的灵魂！

把你同情的热泪沁入我的诗里，母亲！

使我的诗能呼出全人类的苦痛！

一九二一，九，二八，于东吴大学。

风 儿 啊

风儿呵，请你告诉我她住着的
在天之涯？
在地之角？
在海之滨？
假使我能寻着她呀，
又假使她能象蜜蜂一样地飞到
我面前呀，
我料我早已把我的血滴在她
怀里！
我料我早已把我的泪洒在她
裙边！

天上的行云呵，请你告诉我
她住着的
在天之涯？
在地之角？
在海之滨？
假使我能寻着她呀，
又假使她能象蝴蝶一样地
飞到
我面前呀，
我情愿用真哪哒香膏涂抹
她的脚跟，
我情愿把茉莉花花圈围住
她的颈项，
而且教天空中无量数的
星辰去照耀她的美丽，
而且教地面上无量数的
歌鸟去赞美她的美丽。

天上的月儿呀，请你告诉我：
她现在到底是活着呢，或是死了。

一 篮 花

倘若是死了，
那末，上帝呀，这是可怕的事！
倘若她是活着，
那末，月儿呀，请你到她那里去，
而且劝她不要做梦，
就使做梦也不要梦着我！
梦着我不是反使她悲伤？

哦！这里不是从我心弦上弹出来的情诗？
但是现在且把它焚烧了罢！
这里不又是从我灵魂里颤出来的情歌？
但是现在且把它忘记了罢！
朋友们，从前我的诗全是为着她做的，
现在我的心琴已碎了，
你们将永不能再听到我的诗声！
朋友们！从前我的歌也全是为着她做的，
现在，我的灵魂已死了，
你们将永不再听到我的歌音！

哦！这里不是她从前赠给我的花儿，
而且每天把我的泪珠儿养活它？
但是现在流不尽的眼泪也已涸竭了，
无罪的花儿呀，请你恕过我罢！

一九二一，一〇，五。

残 废 者

一 瞎子

瞎子呀！在现实的世界里你是个瞎子，
难道在梦里你也看不见什么吗？

二 跛足者

跛足者呀，小心些！
世路是这样的险：
我们好好儿有健腿的，
尚叹行路难，
何况你呢？

三 哑子

以人言为可畏因而常闭口的先生们呀！
哑子却是你们最好的导师了。

四 聋子

当该咒骂的，可怕的枪声起来时，

一 篮 花

我恨不能变做一个聋子呀！

一九二一，一〇，六。

“跳舞的快乐”

“跳舞的快乐”（~~狄奥尼索斯~~）是希腊古代掌跳舞与唱歌的女神。她是卷上黑发，结着黄金纽的美少女。她手里常常拿着长衣和七弦琴。古希腊人将各种艺术拟人化了，所以每一种艺术都有一个女神掌管着：有司宰悲剧的；有司宰魅力的；有司宰赞歌的；有司宰诸天的；有司宰恋爱之歌的；有司宰喜剧与牧歌的；有司宰雄辩与挽歌的；有司宰叙事诗与历史的，……诸如此类，不胜枚

举，“跳舞的快乐”不过许多女神中的一个罢了。现在正当新旧冲突的时代，旧的固然应该弃掉，新的制度又还没有建设；于是受了“生的烦闷”的侵袭的青年，便一天多似一天，恐怕我也是笼罩在烦闷的浓雾中的一个青年呀！我做这首诗的目的，无非想安慰自己与和我一样的青年罢了！

一个青年站在歧路上。
周遭有黑压压的森林围住他，
又有一层层的浓雾笼罩着；
密菁荒榛绊住了他的脚，
漫漫的荆棘又要作弄他；
天色慢慢地黑起来，
雨也快下来了。

一 篮 花

他的眼迷住了！
他的身站定了！
他既踟蹰着不敢前进，
又寻不出一条归路！
他只能自己对自己说：“我将怎样呢？”

燕子在树上呢喃地说道：
“羞耻呀！迷路的人！
我们年年春来秋去，
却从来不曾迷过路。
羞耻呀！迷路的人！”
一群百灵鸟在那里互相警戒说：
“我们停止唱歌罢！
树林中有人窃听着呢。”
老鸦听见了，探出头来叫道：
“迷路的人呀！你从那里来，
那末你就回到那里去罢！”

于是迷路的人开始哭了！
开始哭了！
他胸中被悲哀塞住了！
他心里给痛苦压着了！
他仰头问天——天色苍茫！
他低头看地——衰草满地！
他想起母亲，
但母亲睡在坟墓里；
他想起爱人，
但又不知爱人在何方？

只有地上的沙土晓得他的心事，
无声地把他落下来的泪珠吸收了去。
他只能自己问自己道：“我将怎样呢？”

哦！那儿来的香气？
哦！那儿来的歌声？
什么！停匀的七弦琴的曲调也入耳了。
什么！绰绰的衣裳的声音也听见了。
这不是“跳舞的快乐”来了？
这不是迷路的人的引导者来了？
这不是“生的欢喜”的种子的散播者来了？
是呀！她跳舞着来了，
她唱着歌儿来了，
她提着七弦琴来了，
她穿着鲜艳的长衣来了。

风儿听见她来了，
连忙对打着盹的众星说：
“姊妹们呀！快把光明的灯擎起来罢！”
老树听见她来了，
连忙对垂着头的枝叶说：
“兄弟们呀！快把欢迎的旗挂起来罢！”
月亮姊姊惊醒了，
从云的被窝里钻出来，
而且红着脸说：
“她比我还美丽呢！”
百灵妹妹惊醒了，
从叶的细缝里窥出来，

一 篮 花

而且羞耻地说：

“ 她的歌声比我唱的好听得多了！”

蝴蝶哥哥惊醒了，

从花的暗香里飞出来，

而且惭愧地说：

“ 她舞跳得比我还好看呢！”

她便在迷路的人之前，

不停的跳舞着；

她便在迷路的人之前，

继续的歌唱着。

蝴蝶也和她一块儿跳舞，

直到筋疲力尽了为止！

百灵也和她一块儿歌唱，

直到声带唱破了为止！

于是迷路的人也快活得微笑了，

因为她已把他“ 生的烦闷 ” 的衣服脱掉了！

于是迷路的人也欢喜得下泪了，

因为她已把“ 生的欢喜 ” 的种子散在他的心里！

现在他再也不觉得黑暗了，

因为有光明照耀着他！

现在他再不至于迷路了，

因为有微风替他引路！

一九二一，一〇，一二。

熄了的心灵之微光

在窗外
皓洁的月光照亮着，
晶莹的星光闪烁着；
在室内
暗淡的灯光又颤索地摇摆着。
但我一线心灵之微光呀，
永远只是熄着！
永远只是熄着！

我对着窗外晶莹清朗的星月，
和室内暗淡静悄的孤灯，
不住地凝眼追思着，
如见十一年前的影事，
在我眼帘外，
模糊地掩映着，
恳切地涌现着。
那时候我只九岁，

九岁的儿童又晓得什么？
但仁慈的上帝
教他和一个女孩子相识。
相识本不必相爱，

一 篮 花

但仁慈的上帝说：
“爱她！我的儿子！
从今后更莫把她忘却！”
永生的上帝把她的音容，
深深地镌在我心中。
我但能永久爱着她；
磨灭了我，才能磨灭她！

当时我在小学校里念书，
她便屡屡来寻访我；
我听惯了她衣裳绰约的声音，
见惯了她手中握着的鲜花。

花是我所爱的，
她也是我所爱的；
我用泪珠养活她给我的花。
因为我爱花便是爱她！

小朋友们见了她，
问我她是我的谁；
我涨红了脸回答说：
“她是我的好……不！是我的妹妹。”
她爱穿长的男袍和一字襟背心，
一条温香乌黑的发辫紧贴在背后；
但她那男孩子的装束，
又怎能遮掩住她眉尖的娇憨？
光阴风驰电掣一般的过去，

我生命之书上也添了不少恋爱的事迹，
终于有一天她含着泪对我说：

“亲爱的！我们要暂时相别！”

睡着了终须有醒时，

别离了想有再会期。

我们不怕不再相见，只要我们活着，

何况生离终究胜于死别！

如今呵——她的消息，只是杳然！

将来呵——前途渺茫，更费疑猜！

也许此后不能再见，

可怜！相逢只在梦里。

梦里相逢只是默默无言，

醒来时更觉凄凄，

但是，上帝呵！我总是爱她，

我又怎能把她忘记？

以后的事怎样呢？

这只有上帝晓得了！

也许将来我生命之书上要满渲染着血和泪。

啊呀！我不能再想下去了！

在窗外

幽洁的月光静照着，

晶莹的星光微闪着；

在室内

暗淡的灯光又颤索地摇摆着。

但我一线心灵之微光呀，